

卢沟桥畔的这座小城

最早不叫宛平城



位于北京卢沟桥畔的宛平城，在中国抗战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其地位之重要和名气之大不言而喻，然而最早它并不叫宛平城。当地有首歌谣唱道：“小小屯兵拱极城，城门三百三十钉，城上三百三十个垛口，城内三百三十个兵。”说的就是宛平城。

明末崇祯年间，崇祯帝为抵御李自成起义军进攻北京，在卢沟桥东面建成了这座屯兵的桥头堡——“拱极城”，扼守咽喉要道。拱极就是保卫皇上保卫社稷的意思。《日下旧闻考》中记载：“卢沟畿辅咽喉，宜设兵防守，又需筑城以卫兵。”拱极城“局制虽小，而崇墉百雉，俨若雄关”。

据史料记载，牵头建设拱极城的是御马监太监武俊，他受朝廷之命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开始修建拱极城，崇祯十三年（1640年）建成。1981年8月，在宛平城西门洞地下考古发掘出一块腰牌，上面的敕令

记载：“钦差分守真、保、涿、易、龙、固等处地方，详查台垣、火具、清军募练兼山西开采事务、督理拱极城工，御马监太监武俊。崇祯十三年三月上吉日立。”

武俊到任以后，马上开始着手修建“拱极城”。他从设计、计算石材到抽调组建工匠队伍，样样亲力亲为，以求人力和物力达到最佳的修城状态。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又节省银两，他除把收放钱粮、管工等要委以专人外，还把所有的账目一一详实记入账本，并亲自监督执行，从而



保证了工程进度和质量，很快建成了拱极城。

为了增强防御效果，城墙基础铺六层条石，上面砌砖，内部填实黄土和碎石，顶上再铺面砖三层，墙体紧凑而严密，防护性极强。建成后拱极城的城墙外侧有矮墙垛口，上有望孔，下有射眼，垛口上还有一层盖板。这样既可以掩体，又可以拒敌，敌强时可以据守，敌弱时亦可出击。

由于建成于金明昌三年（1192年）的卢沟桥，是当时永定河上唯一的桥梁，不仅是出入北京的咽喉要道，还担负着沟通长城内外、联系各地的交通任务，因此，新建成的拱极城及卢沟桥在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城东西两门与桥面为一直线，桥城相连，俨若雄关，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明代赵宽《题卢沟晓月图》诗中写道：“银河半落长庚明，城高万户皆鸡声。长桥卧波鳌背耸，上有车马萧萧行。苍烟淡接平芜迥，沙际朦胧见人影。举头一望天宇高，残月苍苍在西岭。”诗中描绘了当年在鸡声残月中，车马萧萧、行人匆匆通过卢沟桥赶往京城的繁忙景象，充分说明了卢沟桥的交通要道地位。

拱极城的建设，就是为了屯兵防守，因而它与普通县城区别很大：拱极城规模较小，有“斗城”之称，东西长640米，南北宽320米，总面积20.5公顷。没有县城的大街、小巷、市场等设施；且与一般县城设四门不同，全城只有东西两门，东门叫“顺治”，西门叫“永昌”，并设有瓮城和城楼，属于军营格局；整个城墙比较厚实、坚固，主要是有利于拱卫京师。

到了清代，拱极城改名拱北城，并把西门改称为“威严”。拱北，即拱卫北京的意思。清朝在这里设有参将官署衙门，位于城内正中路北，所设的参将职位是仅次于总兵、副总兵的职务，统辖本部军士约1500人，紧急状况下能调动外地驻军。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进入清代以后，城西及永定河两岸商户逐渐迁居到城内，相继建起了酒肆、茶楼、驿站和祭祀庙宇，小城再也不是单纯的军营格局了，而成为了一座繁华的集镇。

拱北城改名为宛平城，还要从宛平县的历史说起。宛平之名，取自《释名》“燕，宛也，宛然以平之义”。宛平县历史悠久，从辽代开始设置。金贞元元年（1153年）定都中都，宛平县与大兴县同为中都大兴府的管辖县，宛平县辖西部，大兴县辖东部。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废除大兴府，置大都路，宛平、大兴为其管辖县。明永乐元年（1403年），此前设立的北平府改称北京，行政上改为顺天府，辖宛平和大兴两县。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大兴和宛平成了附郭京县；到了清代，宛平和大兴继续是附郭京县，仍然隶属顺天府，县衙驻地均设在北京城内。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第二年，南京政府决定将北京改为北平，原属各县并入河北省。这样，宛平县衙署就由北京城内迁到了卢沟桥边的拱北城内，拱北城从此开始称为宛平城。

正是由于宛平城和卢沟桥的重要军事地位，宛平县署迁到此地九年后，“七七事变”在此爆发。后宛平县政府迁到了长辛店镇，仍隶属于河北省。1952年7月宛平县制撤销，辖区划归北京市。宛平城及附近地区现有卢沟桥、岱王庙、兴隆寺、龙王庙、宛平县署等十多处古迹，并建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 文/刘永加 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

鱼水新歌

编者按：“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今年是我区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迎检验收之年。本报将陆续刊登双拥故事、“强军梦 我的梦”主题征文，着力描写各驻区部队积极参与丰台区经济社会发展，倾力助推丰台生态文明、环境卫生等方面建设等景象。

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强军梦 我的梦 我心中的国防”主题征文

“男儿立志在万里，一心报国最为先。”

从军人入伍，报效祖国，成为一名军人，是我从小的梦想，因为我崇拜军人那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精神，我崇拜军人那奋不顾身、顽强拼搏的信念，我崇拜军人那青春洋溢、威严挺拔的气质，他们是我从小就深深埋在心里的偶像，神圣的橄榄绿是我一直的向往。

2015年，我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那就是去当兵，实现我的人生价值。来到军营后我发现，这里跟我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部队常年驻地海拔5000多米的西藏高原之上，一年中8级以上大风的天气达200多天，最低气温低到零下40度，年均空气含氧量仅为30%。“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是这里老兵们常说的一句话，每当别人问到我：你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为什么非要选择到这里来当兵？我总是说：“在这里修炼心性、磨炼意志，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阅历，是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当，就当最好的兵，去，就去最艰苦的地方！”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不负本色不负梦想。”

2019年，作为一名退役士兵，我已经参加了地方工作，3月的一个上午，我接到了武装部的电话，“贺龙，你想不想参加阅兵？”“想！我当然想！”可是我已经退出现役，我还有机会吗？当得知是全国抽选退役士兵组成预备役部队方队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我重回部队，行走在队列中的样子。从最开始全国报名的4000余人筛选

到进入集训的1000余人，再到进入阅兵村的400余人，再到最后正式上场的350人，每一天、每一时、每一秒都有可能被淘汰。还好我是幸运的，我经受住了身体上、思想上、动作上的种种考验。10月1日，当我位于第三排第三名的位置，与众多战友一起通过天安门门前那96米128步的一刻，我盈眶的热泪不禁流下，满腔的热血在我心中流淌。

“那一天真的来临，放心吧祖国！放心吧人民！”

2020年，在疫情呈蔓延之势时，各军种军医和护士火速动员，火速组织，火速行动，除夕之夜紧急奔赴武汉参与抗疫。此后，中国军队接手7天建成的火神山医院，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给国人带来希望。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假如没有穿上这身军装，他们还只是父母眼中稚气未脱的孩子，但一旦穿上这身军装，肩上担起的，就是祖国和人民的信任。

从革命英雄到解放先锋，以及千千万万为国献身的烈士，再到如今挺身于危难之间的人民军队，他们从来都是最可爱的人，是最值得尊敬的人，也是最该怀念的人！

作为曾经部队中的一员，我深感骄傲与自豪，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能够目睹这一盛世是幸福的，能够亲历这一历史是幸运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我会始终以“退役但不褪色”的军人姿态，秉承着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为祖国国防事业添砖加瓦，奉献终身！

■ 文/丰台区园林绿化局 尉贺龙



遇“荐”好书

中华书局 荐好书



《从考古看中国》

《从考古看中国》是一部全面总结百年考古成就、展示中华文明辉煌的普及性读物。全书分多元一体篇和史料传承篇两部分。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邀请众多著名考古专家和著名学者联手打造，简明扼要、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三星堆、金沙、良渚古城、海昏侯墓等考古热点以及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清华简、睡虎地汉简、敦煌汉简等出土文献的内容和价值，全面反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源远流长的理念和光辉灿烂的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西西弗书店 荐好书



《但有温情在世間：爸爸丰子恺》

丰子恺女儿丰一吟深情回忆父亲，告诉你丰子恺如何为孩子营造温馨之家，如何教育孩子学习和做人。丰子恺被称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笔下的世界永远是那么的优美、素净、恬淡，然而他所经历的真实生活却并不总是如此。女儿丰一吟秉笔直录亲身经历，并走访父亲生前好友，以质朴真挚的笔触还原了生活中的真实的父亲。通过作者的文字，我们得以近距离了解这位艺术大师的性情涵养和气息气骨。书中配有大量的图片、画作和手迹，图文并茂。

人天书店 荐好书

《纸的文化史》

本书以纸张的原材料和技术演变为线索，巨细靡遗又饶富兴味地探究纸张所及的各个领域，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学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作者详细描绘了人与纸张的关系，思考这些关系背后的关键价值。它不止是一部技术史，同时也是经济、政治、艺术和庶民的历史。在电子媒体当道的今日，本书将帮助你重新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文化本质。

《丰台风情咏》诗歌选登

题玩芳亭诗（一）

王士熙

每忆城南路，曾来好画亭。
兰花经雨白，野竹入云青。
波影浮春砌，山光扑水扃。
袈衣对萝薜，凉月照人醒。

来源：《日下旧闻考》

题玩芳亭诗（二）

王士熙

何事春来好，城南尺五天。
地幽迷晓树，花重压重烟。
上客抛罗袂，佳人舞画筵。
晓来消兴熟，移坐曲池边。

来源：《日下旧闻考》

题玩芳亭诗（三）

王士熙

留客青春过，题诗碧雾寒。
乱莺穿舞蝶，轻蝶立回阑。
白日闲斟酒，清时早挂冠。
主人多雅兴，不觉玉卮干。

来源：《日下旧闻考》